

專訪 平田織佐 婚姻是一場荒誕劇



■所謂的「結婚」到底是甚麼呢？
攝影：Carmen So

■日本劇場導演
平田織佐
攝影：尉璋

香港話劇團「國際黑盒劇場節2014」的壓軸演出，帶來日本青年團劇團的《我們結婚了！非常突然……》。短短一個小時的演出，在笑聲中道盡婚姻的弔詭和矛盾。平淡之中有真義，正是導演平田織佐的簽名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香港話劇團提供

突然結婚！

「我覺得婚姻是十分荒謬的。」平田織佐說。

上周末上演的《我們結婚了！非常突然……》正是這麼一齣「由日常對話來創作的荒誕劇」。小小的黑盒劇場中，榻榻米、小矮桌、書櫃、門框、散落在角落的雜誌……簡單勾勒出一套小居室，故事就在這裡展開。在卡夫卡的《變形記》中，主角格利高爾一早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大昆蟲。而在《我們結婚了！》中，昇平和澄江一覺醒來，發現兩人已經成為了「夫婦」。昇平的哥哥與澄江的姐姐正在鬧離婚，對昇平與澄江的「突然結婚」覺得難以理解，甚至懷疑這是二人為了哥哥姐姐重修舊好而策劃的計謀。於是圍繞着這一突如其來的結婚現實，四人展開一幕幕對話與爭論。

到底突然成為夫婦是怎麼一回事？按照澄江和昇平的說法，二人前一天還正常地過着單身生活，一覺醒來，卻一同出現在這間小居室裡，並且兩人知道已經成為夫婦。這個開頭大概讓許多觀眾覺得哭笑不得又摸不着頭腦，而隨着故事的展開，問題變得更加詭譎起來。昇平的哥哥懷疑兩人因為發生了肉體關係而要結婚，澄江的姐姐則覺得這是澄江喝醉酒以後幹的傻事，隨着四人的對話不斷展開，所謂的「夫婦」與「婚姻」被一再討論。到底何謂結婚呢？結了婚，就要更加負責任？要領證書？不能再有不切實際的愛好？在家裡一定要換上睡衣居家服？不能再窩在咖啡店中隨着興趣寫小說？要做飯打掃？要有性關係？不能再在廁所中貼上女明星的畫報？一定要趕快去旅行，因為之後鮮有機會？……

這一切聽起來似乎都合情合理，但四人的爭論不斷讓人腦中跳出問號：貌似合理，但為甚麼呢？為甚麼「婚姻」就要符合這些條件？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比如澄江和昇平，到底算不算是結了婚？更

■義男（永井秀樹飾）和春子（田原禮子飾）面對兩人的婚姻問題，無從入手。
攝影：Carmen So



平詭的是，離婚後，到底兩人的關係又有甚麼實質變化呢？

整個演出基本上就是四人的日常對話，生動幽默又簡練準確。但就在這真實樸素的場景中，卻瀰漫着難解的荒誕感。在場刊的「導演的話」中，平田織佐幽默地說：「編寫荒誕劇的方法只有兩種：要不

不是『劇中角色一直在等甚麼』，就是『他們醒來時突然變成了其他人/物』。如果一個劇作家能夠為荒誕劇找到另一種情境，便可以名留青史。……由於我寫的荒誕劇還是沿用上述兩種方法，所以我想：若我要在歷史上留名，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回歸日常語言的劇場實踐

「婚姻是很荒誕的。」平田織佐對記者說，「婚姻是一種系統，但其背後並沒有原因或邏輯。我們穿衣服是為了禦寒，但婚姻沒有這種原因。婚姻當然有其功能，但基礎是社會的共識。如果有一天世界上的每個人都覺得：好吧，我們不需要用婚姻這個系統了，它就會消失。」

平田織佐被稱為日本小劇場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倡「當代戲劇口語理論」和「安靜劇場」，認為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已經存在巨大的戲劇性。在他看來，日本當代戲劇的發展中，引進了許多西方的戲劇，演員的表演深受西方的劇場傳統和邏輯所影響，漸漸失去了本真性。而想要將這些外來傳統「吸納為我所用」，也碰到了困難。他覺得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導演或演員的表演，而在於語言本身。

於是在1983年，平田織佐創立了青年團劇團，試圖從日本人的生活化語言出發來創作劇本，將劇作建基在日本人的真實生活語言上，這聽起來很平常，但是按照日本人平時說話的方式來創作劇本其實很困難。」這樣的劇本表演起來，在平淡真

實中要顯現四兩撥千斤的力量，對演員的要求也很高。平田織佐說，他作品中的演員不僅受到自己內在精神現實的影響，也受到周圍環境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後者也幫助他們在舞台上保持真實感。「在很多國家，有兩種方式去打造當代劇場，一種追求超現實，一種則運用很多肢體，但我發現可以利用環境去營造一種更深的真實。對我來說，場景和外

在的真實和準確是最重要的，演員是否表達，或如何表達真實的情感反而是其次。」

在排練中，他也鮮有指導演員如何表達情感，反而會由外在調整他們的表演，「我會說：你可以停止0.2秒嗎？或者：可以縮短你的停頓0.3秒嗎？在我看來，讓演員嘗試去表達悲傷或高興是更為抽象的指令，因為對於每個人來說這些狀態都不盡相同。我常和學生們說，只有差導演才給抽象的指示。」

舞台上看似不費力氣的真實和日常反而來自於外在準確的設定和把握，聽起來真好像科學計算一樣！事實上，從2008年開始，平田織佐就和機器人工程師石黑浩一起合作「大阪大學機器人劇場計劃」，推出5部真人與機器人同台的作品，其中一部《三姐妹》去年還曾到台灣演出。真人與機器人同台，為了接近真實，在時間上更要配合得天衣無縫。作品簡潔、乾淨，毫不拖泥帶水，盡顯平田織佐的劇場美學。

第三次造訪香港

平田織佐和香港其實頗有緣分，2004年的香港藝術節，他的作品《東京札記》來港演出；2007年的藝術節，他則和北京導演李六乙合作了《下周村》。問他碰上風格迥異的李六乙，合作到底是愉快的經歷還是大災難，「我覺得劇作屬於導演，劇本則像編劇的孩子，當你的孩子要和別人結婚，你不應該去干涉他。」他笑着說，「我和不同的劇團合作過，覺得不需要太執着於自己的風格。當導演向我尋求幫助時，我會給意見，但一般來說都尊重導演的選擇。我們劇團也培養很多年輕的編劇，他們經常會向我抱怨劇本被導演毀了。我就對他們說，就算是莎士比亞或契科夫，都不能抱怨導演毀了自己的劇本，你們這些年輕人啊還太嫩了！」



■著名演員萬梓良在港版《茶館》排練中。
香港戲劇協會提供



■港版《茶館》由李銘森（左）與鍾景輝聯合執導。
香港戲劇協會提供

二十幾歲演到七十幾歲，難度很大。「畢竟他們的人生閱歷沒有太多，而且劇中講清末民初、解放前，他們很難體會那個時代。」這次重演，演員的年齡與閱歷更加適合，「比如常四爺還是葉進來演，三十年了，他的閱歷也不同，演得真好！萬梓良也是，一排戲就可以很沉穩地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李銘森說，「《茶館》除了第一幕很棒，第三幕最後也很經典。三個老人家經歷過三個時代，聚在一起，總結自己人生的同時也總結那個時代。現在的這班演員，每次排練都讓我看得很專注，比起三十年前的那一版，他們的感覺更深。人生的五味，俱足了。」

文：尉璋 圖：香港戲劇學會提供

《茶館》

時間：4月4日至6日 晚上7時30分
4月5日、6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港版《茶館》登場 一樣五味雜陳

老舍先生的代表劇作《茶館》，以北京裕泰大茶館為背景，在清朝末年、軍閥割據，以及抗日戰爭勝利後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中，茶館中的各色人物粉墨登場，小人物的生活變化折射出時代的變遷。自1958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人藝）首次搬演，《茶館》至今是觀眾心目中不可取代的「戲寶」。適逢老舍先生誕辰115周年，香港戲劇學會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將《茶館》搬上香港舞台，由戲劇大師、理工大學駐校藝術家鍾景輝（King Sir）連同資深導演李銘森共同執導。

李銘森第一次看《茶館》，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他剛考入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有機會到人藝去看總排。之後，《茶館》的導演焦菊隱還到學校來作講座，分析創作的導演構思。「當時我對這戲印象很深。正如曹禺先生所說——『此劇的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劇作中最好的一幕！』那真是一句話一個人物，這場精彩的群戲，對演員的要求很高。它也創造出一種劇本結構，三幕戲三個年代，你可以說它是編年史劇，但後來人們根據它的第一幕又將它稱為『人物展覽』式的結構。對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來說，《茶館》讓我們獲益良深。」

老舍先生被稱為「人民藝術家」，《茶館》中的語言生動、幽默，原汁原味的「京味」對白將人物

角色刻畫得活靈活現。但多年來，有焦菊隱的人藝經典版珠玉在前，很少有劇團敢去碰這個戲，直到1999年人藝重排新版，由林兆華導演，演出後也是毀譽參半。但其實在三十年前，鍾景輝就已把《茶館》改編為廣東話搬上舞台，由香港話劇團演出。對此，李銘森笑言：「推動也好，傳承文化也好，香港可以很大膽地去排，都是很好的事。」

重排廣東話《茶館》，李銘森說在台詞上更下工夫，追求細節的準確。除了把原本劇本中的京話改變成貼切的廣東話，連語境也要注意。「比如翻譯的時候不能用現在很現代的廣東話，比如說『老豆』就不行，要說『你阿爸』才好。從這些很小的稱呼都要注意，讓人能感覺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他認為，做翻譯劇難免會流失部分原著的戲味，但幾次排練讓他看得很享受，老舍先生語言的生動與幽默被同樣展現出來。

這次演出，鍾景輝邀來包括萬梓良、伍衛國、葉進、劉雅麗、劉錫賢、麥秋、梁天等多位資深演員參演，可謂陣容強盛。李銘森說三十年前話劇團演《茶館》，當時的演員都很年輕，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要從

《季利安作品》 緩慢，出色

今屆香港藝術節的舞蹈演出《季利安作品》，並不純粹是舞蹈演出，它包含了當代舉足輕重的編舞家季利安兩個不同媒介的創作——舞蹈電影《卡門》及現場演出《最後的第一次觸動》。

演出的英文原名其實在玩字：將比才歌劇名字Carmen巧妙地拆成Car Men，既保留了原文，亦與這個版本（汽車與男人）扣在一起。季利安只保留了四個主角——埃卡米洛、卡門、米凱拉及唐·荷西，他們逃亡到荒郊的廢車場，在那裡日復日地等待，其中卡門與兩個男人的關係又異常微妙。季利安以輕鬆手法描述這個膾炙人口的故事，像幾位大細路在玩遊戲。四位主角都是已解散了的荷蘭舞蹈劇場三團的舞者，那是季利安要證明跳舞並沒有年齡限制，為四十歲以上舞者而設的舞團。電影最有趣的地方是把玩時間的速度，放映的速度時快時慢，相伴的音樂也隨之又快又慢，為觀眾製造了奇特的視覺及聽覺欣賞經驗，叫人強烈感覺「時間」的存在。

雖然兩個創作應用的媒介不同，時間及其速度卻是貫串兩個演出的命題。不過，《卡門》更多探討時間的流逝，而季利安與米高·舒馬卡合編的《最後的第一次觸動》則在呈現凝固的刹那，以及隱含其中的深厚故事。季利安就像以舞蹈繪畫，讓觀眾參與一筆一畫的繪畫過程。

舞台佈景跟這次創作的靈感來源——2003年的季利安作品《第一次觸動》十分相似：都是以一個開了門、掛了窗的室內空間為場景，但服飾則由契柯夫時期轉變為較近代的服飾。由於有了觀看《第一次觸動》的經驗，對於《最後》的緩慢已有心理準備。

隨着兩位本來在玩紙牌遊戲、紳士打扮的男舞者分別走向自己的舞伴，舞台上由最初的四個焦點演變成三個。三對男女分別在台的左中右演出自己的故事：一對看似是偷情男女，一對似是因生活而疏離的夫婦；不過，這都可能是個人的想像，編舞似乎沒有給他們特定身份，而純粹展現他們的

故事。季利安與舒馬卡（也是舞者之一）的動作設計細緻，舞者的移動甚為好看，緩慢的速度叫人更深感受到肢體動作的肌理，又能感受那時空的存在與質感。現代生活匆匆，看《最後》時不禁叫人想到追趕時間的洪流，容易錯失感受生命細緻的時刻。

舞者薩賓·庫珀珀和古迪偉已年過半百，其他的相信也都是四十以上一族，但身體的操控，對速度以至動作的展現仍然甚佳。動作背後承載的閱歷，以及由之而來的充實感，都叫人歎服。

演出於舞者凝住的一刹那收結，既像攝影機快門按下的一刻，又像筆筆完工的最後一畫。

■《季利安作品》中的《最後的一次觸動》
攝影：Robert Benschop

文：聞一浩

精彩放送

「愛丁堡前沿劇展」今年9月將再度來華，《最後晚餐》、《反轉地心引力》兩部暖場劇目，則將先期抵滬，於四、五月在上海大劇院登場。

香港話劇團小劇場話劇《最後晚餐》去年曾在北京開演，場場爆滿。此次，與香港話劇團有着密切合作關係的「愛丁堡前沿劇展」策展團隊，將於4月9日至27日帶領《最後晚餐》一劇在北京、杭州、南京和上海四個城市進行巡迴演出，以便讓更多觀眾有機會親睹該劇風采。據主辦方透露，巡演票價十分親民。其中，上海站除大量50元公益票外，主體均為100元低票價，以及低至180元的VIP票。

與略顯蒼涼、深刻的《最後晚餐》相比，將首次登陸中國內地的「愛丁堡藝術節冠軍劇目」《反轉地心引力》，則是主打歡樂、輕鬆，並將彰顯無法想像的劇場魔力。這部形體劇場、多媒體等元素相結合的創新之作，曾在2011年愛丁堡藝術節期間獲得眾多大獎，其中包括「愛丁堡最佳劇目獎」，「三周編輯部大獎」和「蘇格蘭人藝穗節一等獎」等，堪稱當之無愧的「冠軍劇目」。

《反轉地心引力》曾作為2013年香港藝術節受邀作品到港演出，此番是首度來到內地。5月12日至6月1日，《反轉地心引力》將赴北京、武漢、杭州、上海、南京等5個城市進行巡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